

汪精衛情史(二)

杜若平

方君瑛生死戀

陳璧君追求汪精衛

汪精衛被捕關進了刑部的監獄，大家避嫌疑，誰也不敢前去探望。陳璧君却乘此對汪精衛付出她的關愛之情，以金錢買通獄卒，送衣送食，常久不輟。汪見她如此殷勤，益感同志友愛的珍貴。於是長夜寂寞，賦出「懷故人」的詩句；並且托獄卒轉交給陳璧君小姐，詩云：

落葉空庭夜籟微，故人夢裏兩依依。
風蕭易水今猶昨，夢度楓林是也非。
入地相逢雖不愧，摩山無路願何歸，
記從共灑新亭淚，忍使啼痕又滿衣。

陳璧君讀到情郎的情詩，相當感動，特地親繡一對枕頭，送給正在受難中的意中人，更藉送寒衣的機會，附上情書小柬，直接向汪精衛表達愛意：有「雖然不能生前同衾，也望能死後同穴」的願望，並且明白的希望汪精衛答允和她先訂婚約，以為將來作汪家媳婦的憑證。最後更勉勵他「忍死須臾以等待美好的將來。」一片痴情，要求汪精衛立即答覆。

汪精衛在患難之中對她如此熱情的表示，不

得不向她有了「不論生死契濶，彼此誓為夫婦」的承諾，並且仿照顧貞觀以詞代書的筆法，填了一首「金縷曲」，送給她，詞云：

「別後平安否，便相逢、淒涼萬事，不堪回首。國破家亡無窮恨，怎禁得此生消受。又添了離愁萬斗。眼底心頭如昨日，訴心期、夜夜長攜手。一腔血，為君剖。淚痕料、漬雲箋透。倚寒衾、循環細讀，殘燈如豆。留此餘生成底事，空令故人傷倦。愧戴却、頭顱如舊。跋涉關河知不易，願孤魂、縈護車前後。腸已斷，歌難又。」

陳璧君得到他同意訂婚約的答復和這首「金縷曲」，幾年向汪精衛追求的願望，總算有了結果。於是她回到香港籌款，同時向在香港的同志，報告汪精衛的近況。本來，在汪精衛出事被捕的消息傳來香港時，方聲洞夫婦與君瑛兄妹非常激動而悲痛，方聲洞要「不惜生命，消滅滿奴，為精衛報仇」。方君瑛在此國族仇恨之下，加上她和汪之間的兒女私情，更為哀傷難過。每日深處閨中，一面垂淚，一面以朗誦汪教她的詩句自遣。夜深人靜，則默唸心經，祝禱汪精衛早日脫

離苦難，她這份情懷，看在她嫂嫂會醒眼裏，大為感動，而為她一洒同情之淚。

本已成舟伊人心碎

陳璧君返回香港，透露她和汪精衛訂婚的消息。第一個感到失望傷心的，是對陳璧君癡情的黎仲實，不動聲色的跑到大嶼山的寶蓮禪寺，準備出家當和尚；方君瑛却背着人大哭一場，埋頭研讀詩詞。武漢起義，旬日之間，東南各省相繼獨立，資政院和直隸省諮議局的議員，提請清廷釋放政治犯，解除黨禁。兩廣總督張鳴岐，也專電奏請開釋汪兆銘等人，於是，汪精衛和黃復生於民國前一年九月十六日被釋放出獄，重獲自由，暫住泰安客棧。陳璧君喜出望外，與汪精衛朝夕相處，情投意合。

不久，袁世凱出山了，袁以汪精衛是同盟會的重要幹部，又因為行刺攝政王之事，表現得激昂慷慨，汪的聲望如日中天，正是利用的好對象。於是派梁士詒，以他和汪兆鏞鄉榜同年的關係，訪晤汪精衛，代表作說客，不但促成汪精衛和袁見面，甚至還和袁的長子克定結為金蘭兄弟，

並且在袁世凱的授意下，與楊度共組「國事共濟會」。汪精衛受袁世凱的利用，修書給正在武昌集會的各省代表，主張「南北達成和議，聯合一致，要求清廷退位；並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」，汪精衛的書信由袁世凱派朱啓鈞送往武昌。影響到與會人員的看法和決定，竟然於農曆十月十二日通過：「虛臨時總統之席，以待袁世凱反正來歸」的決議。另一方面，汪精衛又電報在南京的黃興，提出以大總統為交換條件，促袁世凱參加革命的主張，也得到黃興的肯定答復。

十月廿七日，南北兩方代表在上海舉行和平會議，汪精衛與楊度，在袁世凱的指使下，前往上海。汪精衛因為同盟會的關係，成為南方代表的參贊，每天與袁世凱有密電往來，有所報告。

自孫中山先生返國，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，袁世凱以不獲總統大位而翻雲覆雨，和談陷入僵局而轉入幕後，汪精衛、楊度成為操縱談判的主要人物。因為「讓袁」有成議在先，南方的妥協份子又佔多數，竟然流行一種：「利用袁，可以事半功倍」的淺見。因此促請孫中山先生讓位。由袁負責推翻滿清政府的交換條件更加成熟了。

(二) 史情衛精汪

清廷遜位，民國成立，孫中山以第一任臨時總統，禮讓袁世凱。陳璧君向汪精衛提出正式結婚要求。汪精衛因為早年曾與劉子貞訂婚，雖說形式上已退了婚約書，但那是一時掩耳盜鈴的權宜辦法。而且劉子貞曾有誓不改嫁的表示。同時，汪精衛是非常尊重長兄兆鏞的，在當時的習俗禮法上，他和陳璧君結婚，必須回到廣州先得到

兆鏞的同意，並且應切實的斷絕與劉家的關係。

汪兆鏞以為既然已經向劉家退過婚約書，而劉子貞和汪精衛，尚未見面；陳璧君又是志同道合共過患難的大家閨秀，自然應當和陳璧君結合。但事先也得通知劉家一聲，好讓劉子貞另行擇人而事，免得就誤了她的終身。

不料，劉子貞却是個多情種子，當時已在中學畢業，明知道情理上無法挽回；但却仍然在心理上把汪精衛當為白馬王子，立誓不再改嫁。（據說她真的十年內未另嫁人）

為了婚禮的盛大隆重，汪精衛、陳璧君二人由廣州前往香港購辦應用衣物，順便探望親朋好友。當他們到了方聲洞家中，首先見到的是會醒的孝服和方聲洞的靈位。二人在靈前上行禮，想起方聲洞參加三九黃花園之役的壯烈犧牲，懷念當年情同手足的交誼，不禁淚下數行。

在一旁贊禮的方君瑛，想起兄長的言談笑貌，奮鬥和捐軀，眼見汪精衛、陳璧君二人終成眷屬，不覺萬感交集，失聲痛哭！

接着方君瑛的妹妹君碧（後來改名君璧）和她的夫婿曾仲鳴（會醒的弟弟）來了，曾醒收了淚痕，忙着與他們介紹。方君瑛跑回房中，不再出來。當汪精衛向會醒問起方君瑛近況，才知道她正用功研讀中國文學，自方聲洞出事後，由於哀傷過度，近來常常生病。

忽然，又來了兩個和尚，一個是蘇曼殊，一個竟然是黎仲實，黎仲實見到陳璧君，大方的向她道賀，並且表示：「你和精衛的喜酒，我是無緣吃到了」。

蘇曼殊却輕鬆的說黎仲實還沒有受戒，是個「空空和尚」，吃喜酒是不受限制的。

陳璧君看到黎仲實的僧衣僧帽，想起二人在東京的一段情，也有點悵惘。於是整個話題，談起趙聲（伯先）含憤而死的事。立即引起大家的注意。

蘇曼殊曾經應允替趙聲畫一幅「荒城飲馬圖」，沒來得及交卷，覺得有點歉疚。提議明天大家一齊到趙聲的墓前弔祭。

第二天，大家依約前往，蘇曼殊却將趕畫完成的「荒城飲馬圖」，在墓前焚燒，實踐前約，並且默禱他「携此畫送到西方極樂世界，接受我佛照顧」。

汪精衛、陳璧君從香港回到廣州，在汪精衛的家中舉行新式婚禮，由李曉生做介紹人，何香凝做女嬪相，大排筵席。胡漢民（當時的廣東都督）也來參加，即席發表演說，對他倆對革命的貢獻和患難姻緣，大加稱頌，汪兆鏞也以家長身份代表精衛致詞表達感謝之意。

這時汪精衛是革命風雲人物，俊美才子；陳璧君是大家閨秀，巾幗英雄，更因有段共患難的事實。這段姻緣婚事，成為各報競傳、民間議論的佳話，真所謂：「只羨鴛鴦不羨仙」。

在香港的方家，却離開了傷心之地，遷回福建原籍去了。汪精衛、陳璧君他們結婚後，先赴會醒之約，往福州一行；隨即回到南洋陳家。陳璧君的雙親，眼見佳兒佳婿連袂歸寧，當然大為高興；地方父老更以迎接革命英雄的感情，為之舉辦盛大的招待會，她那位訂過婚約的表哥梁宇泉

，居然拿得起放得下的相當輕鬆的即席致詞：

「我很光榮，有這樣偉大的表妹和表丈夫。今天，我以親友和同志的身份，向他們表達衷誠的敬仰和祝福。他們功成不居，要到法國讀書，更是難能可貴的歷史佳話。在功業上我是追隨不上了，但可以在學問上追隨他們。所以，我也要到英國去研究學問，準備將來回國為大家服務」。

一片掌聲，知道內情的人，也不禁為之讚嘆。陳璧君聽到梁宇桌的祝詞，也就了却一件事；對於梁變得如此豁達大方，不禁為之刮目相看。汪精衛，陳璧君小作居留，在親友餞別之後，前往法國渡蜜月去了。

巴黎重聚淡淡一笑

汪精衛夫婦在巴黎定居，陳璧君生下嬰兒，民國二年新年過後，國內政局，因宋教仁被刺而爆發了二次革命，不幸失敗了。因當初將臨時大總統禮讓袁世凱，是在汪精衛的意見，大家對他不諒解，甚至有人說他收到袁世凱的五萬元賄賂。他當然覺得很冤枉。陳璧君也為之憤憤不平。從此，他聲言不再過問革命之事了。

不久，王寵惠、吳稚暉、鄭毓秀等多位同志也到了巴黎。鄭毓秀進了大學，學習法律。因為有錢，租了一所豪華的寓所，有一個從國內帶來的廚師。於是，「座上客常滿，往來無白丁」了。汪精衛前去拜訪，談起當年鄭毓秀協助運炸彈之事，不勝感念。

半年之後，方君瑛家也由福州來到巴黎。汪

精衛大喜過望，忙着趕到里昂去接船。當他見到方君瑛時，兩年的歲月，方君瑛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大美人了，盛粧之下，儀態雍容，一種溫柔婉淑的風情；與陳璧君的豪爽驕悍，成為強烈的對比。

他們乘火車赴巴黎，閒談當中，方君瑛却表達了她兩年來埋頭讀書涉及佛法的心聲：

「一切悲歡離合及生死之事，都是緣份，了解這道理，一切事都能看得開、放得下；再不會執着下去，自討苦吃了。」

到了巴黎，曾仲鳴、方君璧夫婦進入學校，住在汪精衛的家中。曾醒、方君瑛則住在一處面對海水，背倚山雲，名叫「鴉爾加松」的小村。汪精衛夫婦常去相聚、游水、垂釣，往往新月已上才興盡而返。但是，如果是陳璧君同去方君瑛大多推托身體不適或準備餐點，留在家中。只有汪精衛一人前往，她才與高采烈的陪伴，不多說話，常常面對浩瀚的大海，脈脈出神，偶爾對汪淡淡一笑，似有情若無情的令汪精衛莫測高深！

一天，風輕日暖，汪精衛與方君瑛獨處在海邊的綠蔭之下。他把埋在心裏的苦悶向她傾訴，對她表達了愛意：

「我是愛你的，知道你也愛我。可是，却發現環境所限制，不能……為此，我常常很痛苦。我想，你雖然參悟了佛法，內心又何嘗不痛苦呢？」

方君瑛很受感動，也黯然的對汪精衛表達心意：「愛情寄托，最寶貴的是在精神，不侷限於身體。此情貴在能天長地久的相知相維，又豈在

朝朝暮暮共枕廝守？」

他倆經過這番坦誠的互揭心扉，互訴衷腸，從此相處，反而覺得身心泰然，尤其方君瑛對汪精衛，不再有此「為郎憔悴却羞郎」的心態和舉動了。民國四年，因為反對袁世凱稱帝，汪精衛和陳璧君受國內同志的函促，一度回國。臨行依依，留詩一首云：

「十年相約共燈光，一夜西風斷雁行；

片語臨歧君記取，願將剛膽壓柔腸。」

汪精衛回到上海，見到孫中山，代撰些宣傳文件，又匆匆回到巴黎，和方君瑛等相聚，不久，因為歐戰關係，又一齊遷移到法國東部的鄉村去。民國六年護法之役，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組成軍政府被推選為大元帥，電召汪精衛返國。汪精衛却於漫遊歐洲後才繞道西伯利亞返上海。不但不趕赴廣州，反而在上海組織「道德會」，以不參加政治為號召；仍然觀望風色。

民國七年，軍政府改組，代以被政學系操縱的七總裁政府，汪精衛在上海主持「建設雜誌」。

歐戰結束，中國為戰勝的協約國之一，需派員前往法國出席巴黎和會，北方的徐世昌政府，為表示全國團結，特保留部份代表名額，由南方推薦。南方派汪精衛為和會代表。他仍以清高姿態，懇辭不就，並且又經過日本、美國，轉赴法國。曾在舟中賦詩：「故國未須回首望，小舟深入浪千層」。

一直到民國九年軍政府恢復，孫中山先生返回廣州，汪精衛才如鳥倦思歸似的從海外歸來。

詩茶唱和其樂融融

民國十年，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，任汪精衛爲廣東教育會長，他除了奉命前往江浙，聯絡盧永祥、何豐林等軍事將領外；還和陳璧君發起，得到政府的協助，在廣州創辦一所紀念朱執信的「執信中學」，一切經濟事務等，均由陳璧君負責，並且請來已經返回國內的曾醒和方君瑛來執教。不久，陳璧君爲了籌款，離粵赴美，汪精衛爲了多與方君瑛相處，特地從家中搬到學校居住。曾醒和方君瑛在校同住一室，汪精衛於她們課餘之暇，尤其月白風清之夜，必然過訪，烹茶閒話，其樂融融。

方聲洞是七十二烈士之一，有一次汪精衛率領全校師生前往黃花崗公祭先烈。事畢，他陪方君瑛姑嫂前往沙河吃河粉，一面鬆散心情，同時也用以沖淡方君瑛姑嫂懷景懷人的愁懷。

在食館，汪精衛賦詩一首以爲紀念，詩云：
「飛鳥茫茫歲月徂，沸空鏡吹雜悲吁。
九原面目真如見，百劫山河總不殊。
樹木十年萌葉少，斷蓬萬里往來疏；
讀碑墮淚人間事，新鬼為隣影未孤。」

他並且慫恿方君瑛也作一首。方君瑛自從學做詩以來，幾年中不斷研究練習，很有進步，也就勉爲其難的賦題一首：

「花雨三春到墓門，依稀舊夢許重溫；
天邊雁影千行淚，應逐啼鶉化血痕。」

回校以後，當夜，汪精衛又携帶瓜果之類的吃食，再去訪晤方君瑛姑嫂，夜深不去，曾醒身

體困倦，先行歸寢。他和方君瑛與緻正濃，索性移座屋前花棚之下，情話綿綿起來。

汪精衛到了情不自禁時，向他透露他和陳璧君的婚姻，沒有愛情。但這種沒有愛情的婚姻，却成爲一種桎梏，使他的精神受到傷害，而且也耽誤了她的青春。

本來感情豐富的方君瑛，原是深愛他的；但因爲禮教理智，隱忍了多年，強行抑制。當此深夜無人之時，經不起汪精衛的熱情如火，不期而然的奔放起來，信口吟出王次回的一首艷詩：

「意密形疏自幼聞，情深更厭雁離羣；
人間多少雙飛侶，未必如儂切念君。」

汪精衛聽到，不覺萬感交集，如癡如狂的準備隱姓埋名，和她到深山大澤，過隱居生活。她却以爲：

「你是隱不了姓，埋不了名的，何況國事如此，你還有責任，於公於私，都不能够退隱！」

汪精衛不禁淒然流淚說：「我的自誤，只有怨天；你由我誤，却不怨我。我粉身碎骨，也不能報你於萬一了。」

方君瑛幽怨的，也無可奈何的感嘆說：
「嘆天下有情人，都難成眷屬；是前生註定事，已錯過姻緣。」

汪精衛激動的說出他最後的心聲：「天可荒、地可老、海可枯、石可爛；我對你的愛，即是死了，也是永久不已的。」

引發一場巨大風暴

曾醒一覺醒來的咳嗽聲，和時鐘的叮噠聲，

驚動了兩個癡情人，不得不暫時分別了。

自此以後，方君瑛似乎不能自持的和汪精衛成雙成對的到處遊玩，不拘形迹。無形中引起人言噴噴，也難避陳璧君預先安排佈置監視他們交往的耳目，於是，當陳璧君從美國返國後，一場大風暴終於發生了。

她首先責問汪精衛怎樣處置她？生下的兒女怎麼辦？接着要和他見孫中山先生，請先生主持公道。

隨後在學校中對付方君瑛，先冷嘲熱諷的說：「我遠赴重洋，爲學校籌款，你却和四哥出雙入對的談情說愛，辛苦你啦！」

曾醒忙作解釋；大家如同一家人，向來不分彼此的，兩人在一起談天遊玩，談不上談情說愛，請她不要誤會。

陳璧君不聽，反而惡言相向：「此事與妳無關，因爲他們出遊，你不在場。」

方君瑛羞愧的含淚分辨：
「四哥一向以親妹待我，沒有和你結婚以前，就是如此，和他公開一起走動，有什麼不對？何況我們是清白的，問心無愧！」

陳璧君一面冷笑，一面悍然的口不擇言：「哼！清白的，誰能保證？問心無愧，問什麼心？」

方君瑛氣憤的流下眼淚，提出抗議：
「妳不能如此的侮辱我、欺負我，我即刻離開此地，永不和你見面！」

陳璧君反唇相譏：「學校是我辦的，妳不走，難道教我走？」

陳璧君正在向方君瑛發威，汪精衛進來，看到方君瑛如此的悲痛委屈，不禁對陳璧君在學校中當衆責怪方君瑛，大爲不滿，指責她不該給方君瑛如此的難堪，以爲「大家都是有家世身份的人，不該在學校內大吵大鬧，不成體統。」

陳璧君看到汪精衛替方君瑛說話，更增加一腔妬恨的怒火，就此撒野哭鬧起來：「你不愛我，我就毀了你；你不要做人，我幹嗎還要做人？」

汪精衛勸她要哭鬧回家去。她却說：「學校是我出力出錢辦的，誰能趕我走？」

方君瑛見此情形，萬分悲痛的跑回房內，登時暈倒，經過醫生針治，會醒再予安慰，也就暫時平靜下來，並且約好第二天就離開學校。

當夜，方君瑛思前想後，憂腸百轉。因爲此事已經被陳璧君鬧開，別人不明真相，自己百口莫辯。再加上汪精衛的癡情，當醫生替她針治之後，汪精衛曾向她表示，準備脫離陳璧君，和她姑嫂回去到天臺山隱居。爲了顧全汪精衛當年和陳璧君的患難姻緣，以及目前已有子女的家庭；爲了汪精衛的政治前途，爲了自己的清白、尊嚴；她覺得只有一死以明志了。

玉殞香消斯人憔悴

方君瑛寫了三封遺書，然後上吊自盡。

第二天早上，首先被會醒發現，痛不欲生。汪精衛得到消息，趕到現場，將屍體抱放床上，一面吩咐學校的員工辦理後事，一面也痛哭捶胸，連叫：「我辜負了君瑛！」

陳璧君聞訊也趕來，又愧又悔的走到方君瑛

屍體之前，放聲大哭：「君瑛，是我害死了你！我一時氣憤，說話傷害到你……」

汪精衛見到她進來，非常氣憤，根本不理睬她。會醒雖說也恨她，但又不能不扶她起來，勸她節哀。

當會醒發現梳粧臺上留有三封遺書，連忙拿起，分給汪精衛、陳璧君和她自己。

方君瑛給汪精衛的遺書，有謂：

「妹擬進入空門，但經此刺激之後，已無人生樂趣，與其寂寞痛苦而生，何不直接了當而死。我你相愛，僅屬精神，事實上亦不容許我有超於精神之愛，以破壞兄既有成行兒女之家庭，以及兄之革命事業也。然無形之精神之愛，亦不能維持，與其寂寞於他年，何如死亡於此日，於是不得不本兄過去從容作楚囚之精神，從容做其冤鬼矣！」

「妹死後，兄必痛不欲生，兄愛我，自當不免，然尚有比我更可愛之國家，絕不能不生也，妹出書香之家，入革命之黨，雖不願以兒女私情，負却國家大義，兄能絕對愛國家，即所以愛我個人也。」

「妹之生也，與兄有精神之愛，兄精神能永有我個人印象之存在，妹雖死亦生也。嗟夫！十年外之苦戀，以大智慧將之結束，謂爲解脫，亦無不可，天緣有份，期之來生可耳。」

「璧姊對我之難堪，固不免於尋常婦人之態，雖彼有可厭之處，蓋彼愛兄深，而不知其妒之重也，上有國家，下有兒女，切不可因妹之死而遷怒之，幸甚幸甚。」

給陳璧君的遺書，則謂：

「妹不否認，四哥愛我，我亦愛四哥，在你倆婚前，經已產生而存在，不只於今日也。然我與四哥之愛，僅屬精神，並未及於亂，至今猶爲女兒之身。」

「妹出身詩禮之家，參加革命，公私之際，由來分明，姊不以尋常女兒自視，而以尋常女兒視我，姊自知有信，知人不明，此妹心耿耿，雖死而不能忘也。」

「妹不辭一死，所以明其志也，亦所以明四哥之德，消吾姊之恨也。」

「四哥已成爲國家不可缺少之人物，吾姊既爲內助，宜盡力以助之，盡心以事之，則妹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也。人生百年，終歸一死，既不知生之有樂，何復知有死之可悲，姊內有神明，不應再恨我而恨四哥。其許我乎？九泉有知，亦當稽首以謝也。」

給會醒的遺書，則謂：

「妹經痛苦考慮，非死實無以了此一場公案，明知不義，亦在所不辭。洞兄成仁之後，與嫂相依爲命，一旦捨之而去，嫂固傷心，妹又何能忍然。然天下無不散之筵席，斷無百年相依之理，色空之際，早已了然，生死之間，亦能了澈，嫂但祝我生天成佛而已！」

「仲弟與碧妹學業未成，有嫂在，復有四哥在，彼等當不至無出頭之日，妹能以清白之女兒身見洞兄於地下。方家有一對視死如歸之男女在，不能謂家門之不幸，嫂今生已矣，責任存在，千萬珍重。」

汪精衛、陳璧君、曾醒三人看完了方君瑛的遺書，都不勝淒楚感動，汪精衛忙把自己的一封信交給陳璧君看，並且激忿的說：「你應該引咎抱愧，陪她去死！」

陳璧君此時，縱有千般委曲，也不好申訴辯解。還是會醒，忙着替他們打圓場：「人死不能復生，四哥還是趕快商量着辦理喪葬事吧！」

汪精衛等到方君瑛的靈堂佈置好，忙着撰寫輓聯云：

「紅顏知己，曠代難逢，可憐魔劫重重，萬古和流新血淚。白日盟心，他年有約，太息恩情渺渺，三年永繫舊精魂。」

汪精衛安葬好方君瑛，回到學校，再去到方君瑛的房間，憑悼一番，夜不成眠，再賦詩四首：

「封姨昨夜過江城，十萬金鈴暗自傾。恨煞護花無力後，負卿負我負生平。」

「朝雲已散暮雲低，天日茫茫淚眼迷。賸得殘軀無着處，落紅願與化春泥！」

「不堪往事記依稀，密意深情早契機，易水蕭蕭人未渡，開箱手製見寒衣。」

「誰識秦廷不死時，歸還轉却負娥眉。重逢已許他生約，再拜靈前一禱之。」

曾醒正準備離開廣州前往香港，却禁不住陳璧君的苦苦哀求，最後，又提起方君瑛的遺言和照顧她弟弟曾仲鳴和方君碧的事。曾醒是個忠厚的人，只好答應暫時不走，等到曾仲鳴夫婦回國，陳璧君對待他們，真的如手足兄妹之情，曾醒也就放心了。

不久，陳炯明叛變，汪精衛隨孫中山先生到

了上海，再奉派往東北與張作霖接洽。行色匆匆，仍然懷念方君瑛，日形憔悴，往往觸景傷情，寄托吟詠，曾有「風光不管人憔悴」之句。對於陳璧君，除了偶爾回家探望兒女外；根本不大理會她。陳璧君爲了讓汪精衛回心轉意，彌補她倆的大裂痕，除了十分善待曾醒姊弟和方君碧；另外則找機會接近孫中山，替革命工作效力，來感動汪精衛。民國十二年，孫中山回粵，次年籌辦黃埔軍校，陳璧君乘機籌獻一筆巨款，補助建校之用。在孫中山先生的贊許和曾醒的勸解之下，汪精衛才和陳璧君和好如初。

雖說陳璧君從此對汪精衛的態度辭色，謙和得多，幾乎是百依百順。而且在汪精衛的政治活動中，常參密勿，多所助力。但始終不能代替方君瑛在汪精衛心中的情人地位；也無法真的愈合了汪因爲方君瑛自盡所引起的心靈創傷。

重訪故居此恨綿綿

當民國十五年汪精衛因爲國民政府主席而被國際共黨利用，阻撓北伐而負氣出走前往法國時，特地前往在鴉爾加松的方君瑛故居憑悼，又填了一首「齊天樂」，以排遣他悲不自勝的心懷。詞云：

「蔚藍不被纖雲染，輕颺捲來秋爽。遠岫如煙，平沙似雪，人與白鷗同放。漁歌晚唱。看一棹歸來，釣絲微漾，殘月猶明，盈盈新月已東上。滄波澹然相向。似依依，繪出當年形狀，草徑全荒，松園盡長。只有青山無恙。臨風悵悵。儘策馬過門，塵封蛛網，落葉蕭蕭，亂蟬空自響。」

（汪對此詞，並有註解：「晉羊曇爲謝安所器重，亦居遷西州門，安既歿，曇不敢過門。一日大醉，意詣城下，左右告曰：此西州門也。曇感動，以馬策撻門，大哭而去。余過鴉爾加松方氏姊君瑛故居，悲不自勝，故用此語。」）

（未完待續）

大專最新應用文

邵健行 著

定價壹佰伍拾元

本書爲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種類。書信的種類、結構、術語。便條。名片。柬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。題辭。啓事。廣告等應用文範例。王成聖教授作序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